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第四辑)

■ 乔全生 主编

# 榆社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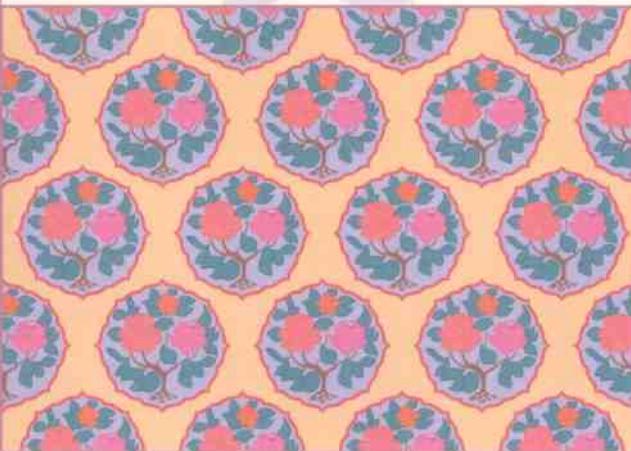
X U S H E F A N G Y A N

研究

李建校 崔容

郭鸿燕 余跃龙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第四辑)

# 榆社方言研究

李建校 崔容 郭鸿燕 余跃龙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榆社方言研究/李建校等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8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第4辑/乔全生主编)  
ISBN 978 - 7 - 203 - 05873 - 1

I. 榆... II. 李... III. 西北方言 - 方言研究 - 榆社县  
IV. H17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0938 号

---

###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第四辑): 榆社方言研究

---

著者: 李建校 崔容 郭鸿燕 余跃龙

责任编辑: 樊中 王彩花

装帧设计: 丽竹

---

出版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08 (综合办)

E-mail: [fxzx@sxskcb.com](mailto: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http://web@sxskcb.com)

[Renmshb\\_gujshb@sxskcb.com](mailto:Renmshb_gujshb@sxskcb.com)

网址: [www.sxskcb.com](http://www.sxskcb.com)

---

经销商: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者: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

---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37.875

字数: 950 千字

印数: 1 - 700 套

版次: 2007 年 8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03 - 05873 - 1

定价: 120.00 元 (全套)

---

2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晋语史研究》前期成果

责任编辑 楚中 王彩花  
装帧设计 雨竹

# **《榆社方言研究》编委会**

**主任 卫明喜**

**副主任 武晓花 高景全 刘艳萍 王卫东**

**编 委 乔全生 李建校 崔 容**

**郭鸿燕 余跃龙 宁晓波**

## 出版前言

1984年，李荣先生在给《山西省方言志》丛书写的序中说道：“山西方言在我国北方方言里是比较复杂的。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18年过去了，经过省内外山西方言研究者的共同开发，写出了40余本方言志，在此基础上，由侯精一、温端政主编，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辑出版了120万字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这些成果为全面记录山西方言，进一步研究山西方言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扩大，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晋语在北方方言里的复杂性，这个“无穷无尽的宝藏”还需要继续开发。

2002年，由乔全生教授主持的《晋语史研究》项目，经全国语言学科规划评审组评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已获准立项，项目号为“02BYY009”。历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共时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晋语演变的时间和规律，必须以各片翔实、准确的描写、记录为前提。作为晋语史研究的先期成果，我们决定出版一套《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不强求体例的一致，重在挖掘与北方方言不同的特点。

这套丛书由山西大学方言研究中心乔全生教授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振兴教授为该丛书赐写了总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侯精一、熊正辉教授，北京大学徐通锵、王福堂、胡双宝教授，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厦门大学李如龙教授，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以及我省的温端政、田希诚、陈庆延、沈慧云等教授热情关心和大力支持这套丛书的

编写和出版工作。在此谨向以上各位前辈专家以及支持、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参加这套丛书撰写工作的省内外方言工作者表示谢意。

山西大学校长郭贵春教授，自 1995 年应邀出席首届晋方言国际研讨会以来，一直关心、扶持山西方言研究事业，鼓励发展特色学科，并批准成立山西大学方言研究中心，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对方言研究中心倾注了大量心血，对这套丛书的编撰给予多方面支持与帮助，谨向以上各级领导深表谢意。

最后，还要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彩花老师，没有她的精心安排、策划，这套丛书是不能顺利出版的。

山西大学方言研究中心  
2005 年 2 月

# 序一

张振兴

2002年8月下旬，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山西大学的乔全生教授。他告诉我，几年前我们一起设想的《晋语史研究》已经通过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希望借着这个机会，组织撰写并出版一套《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作为这个项目的前期研究成果。他计划选择平鲁、武乡、长治、万荣、临猗、霍县、汾西、临县、代县、五台、太谷、娄烦、中阳等十多种能够覆盖山西各片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地点方言，作为深入调查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撰写各个地点方言的研究报告。每个报告大致以他的《洪洞方言研究》(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为蓝本，本着“细致描写，科学分析，突出重点，不拘一格”的原则，全面记录所在地点的方言全貌，包括方言的地理概况、语音描写、历史音韵、词汇研究、语法专题研究等方面的内容。他为此征求我的意见，还希望我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因为日常工作的关系，对山西方言也略知一二，但并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或建议。不过对于乔全生教授的这个计划，真的非常高兴。海内外语言学界很多人都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侯精一、温端政、田希诚、陈庆延等教授的带动下，山西方言研究曾取得过堪称辉煌的成绩。国家“六五”社科基金规划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37种(语文研究增刊等，1982—1991)、国家“七五”社科基金

规划重点项目《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山西的方言研究曾经有过短暂的沉寂。现在,由乔全生主持的《晋语史研究》项目,以及规划中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还有其他一些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计划,意味着山西方言研究已经走出低谷,标志着山西方言研究的重新崛起。更加令人高兴的是,这件事情还标志着山西语言学界新一代中青年学者已经脱颖而出,他们已经具备了必要的能力和素质,能够承担重大的研究课题。通过重大项目和课题的锻炼,他们正在或已经走向成熟。未来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从山西新一代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历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汉语方言学的未来,看到了汉语方言学的希望。

李荣教授在《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总序”里,对山西方言和山西方言研究曾经作过一段著名的评论。他说:“山西的方言跟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亟待开发。”为了开发山西丰富的语言资源,中外学者曾经做过长期的努力。早期的山西方志就有很多关于山西方言的记录,例如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本《临晋县志》对很多当时词语的记录,至今都很有参考价值。刘文炳1939年的《徐沟语言志》,以及他的关于山西方言的许多其他论著,已经具备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初步特征。在海外的学者中,最早较系统地调查研究山西方言的,应该是瑞典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1889—1978)。他1910年到山西先后调查了太原、太谷、兴县、文水、大同、风台、平阳等地点方言,并且把其中的很多字音材料收进他的著名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里去。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山西的语言学者组织专门队伍,开展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并且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山西方言概况》,初步反映了山西方言的整体面貌。中外学者的这些努力,为后来的山西方言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但是，山西方言研究的高潮，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形成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和《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以外，我们应该特别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里的 B7 “晋语(山西省及其附近地区)” 图及其文字说明。本图首次以大幅彩色地图的形式，对山西省及其附近地区的汉语方言进行了分区，同时根据李荣教授的意见，把“山西及其附近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以往笼统的“北方官话”范围里分离出来，确立为“晋语”。就山西省内而言，除了南部运城、闻喜、万荣、绛县、洪洞等十几个县市属于中原官话，东北部广灵县属于冀鲁官话外，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方言都归属于“晋语”。“晋语”分立是山西方言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引发了海内外众多语言学家关于山西方言分区及其特点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历经十几个年头至今不衰。这种热烈的情景在汉语语言学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场讨论尽管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是大家都承认了山西方言，特别是晋语的许多特殊性，在这一点上却是十分一致的。更加令人高兴的是，正是这场大讨论，把省内外和海内外的许多语言学家的眼光引向山西，把山西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引向深入，使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乔全生教授对上面这段简单的历史是深谙洞察的。他不但完全清楚山西方言调查研究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而且也清晰地看到了山西方言调查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演变方向。所以他提出的撰写和出版一批《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规划，是非常适时的，肯定是可以的，也是很有远见的一个重大举措。我们现在的汉语方言研究；面上的一般研究不见得太多，但是对具体地点方言的重点研究肯定太少。如果每个省区，或者每个方言区内，有十几二十个具体地点的重点调查研究，我们对那个省区、那个方言区的方言的总体认识就有可能得到提升。前些年山东省

撰写并出版了一批重点的方言调查报告，学者们因此对山东境内的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就有很多新的了解；近年来湖南省也出版了一批重点的方言调查报告，因此清晰地呈现了湖南全省方言的面貌，对于我们了解湘语方言大有帮助。这些都是很值得肯定的成功经验。乔全生教授告诉我，他规划的这套丛书，根据经费筹措的情况每年出两三种，三五年内就能出十几种，这就非常可观。到了那个时候，学者们也许还对“晋语”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也许现在的这场讨论那时还在延续，那么，大家都拥有更丰富、更细致、更深刻的语言事实。最后让事实来做结论。

我跟许多方言学界的朋友都有一个共识，认为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一门朴实无华的学问，无须刻意在其他方面追求出奇制胜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要依靠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以获取第一手的语言材料。要善于罗列事实，善于分析事实，不要怕有人说我们“只会罗列事实”。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方言的比较研究，才谈得上方言与社会、文化等其他人文学科的密切关系。我希望《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每一个地点方言的调查研究人员，都严把“事实”这一关。

我与乔全生教授交往有年，时有书信往来，切磋学问。他年富力强，虽然担负着非常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专业上仍然孜孜以求，丝毫没有松懈。这几年他连续发表或出版了很多重要的方言研究论著，例如论文《从洪洞方言看唐宋以来助词“着”的性质》，专著《洪洞方言研究》、《晋方言语法研究》等等，都以事实可靠、材料扎实见长，有关的分析和解释也都合理实在，透露着一种严谨朴实的学风。我十分有限的有关山西方言的一些知识，有的就是从他的论著中知道的。现在由他出来筹划和组织《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这样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够办得好。我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中青年学者，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人。

是以乐为之序。

2002年9月1日于北京东湖别墅

## 序二 流动的典籍

榆社地处三晋腹地，文化积淀十分厚重，是史前地球的生命信息库，是古时贤达仁者的邦邑之地，是早期帝王和佛教文化的博览室，还是现代人回归自然的休闲园，堪称华夏文明之巢。自炎帝八世神农榆罔于此立榆州国，榆社成为炎黄文化的“孵化场”之后，这片土地上产生的箕子、廉颇、石勒等响当当的人物便开始在历史的长空中熠熠生辉，亘古不变；神农榆罔博大精深的农耕文化，北方悍族极富张扬的游牧文化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轮番闪耀，冲突激荡。这片土地就在这种吸纳与传播、创新与发展之中变得更为广博而沉凝，榆社的文化历史终于成为一部华夏文明的传播史和融合史，其本身也成为一部华夏民族的发展史。

今天的榆社，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时期：新思维造就大手笔，大手笔引出大举措，大举措带来大发展，城乡展新容，箕榆露峥嵘，轰轰烈烈、波澜壮阔，沧桑巨变、一日千里，榆社文化开始再现历史雄浑大气的辉煌。但是，在千年岁月风霜的湮没中，这片土地上久远的历史文化资料已难觅其踪。值得庆幸的是，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乔全生教授及其弟子精心编纂了《榆社方言研究》这本书，独辟蹊径，通过另一个角度探寻了榆社历史文化的种种信息，向世人展示了榆社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榆社方言中含有大量古音、古调、古汉语、古谚语和传说、民歌等，是一种特别复杂、特别有特色、特别丰富多彩的语言，有大量如桃阳村、东庄村三里之内不同音的现象，榆社方言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是榆社文化的活化石，是榆社的百科全书，

是榆社宝贵的历史资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榆社方言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一些流行一时，甚至流行多年的方言正在或将要慢慢流失，一些新的方言又层出不穷。《榆社方言研究》正是搜集、整理了大量富有代表性的榆社地方语言，全面客观地研究、总结了榆社方言的特点，详尽记录了榆社方言的发音，再现了榆社方言讲述的古老而美丽的谚语、传说，为全方位反映榆社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榆社方言研究》是一本既具科研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地方文化产品。

在我看来，乔全生教授及其弟子的确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为研究榆社的历史文化，从而促进榆社的全面腾飞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榆社方言研究》必将吸引更多的人们深爱这片曾孕育了华夏文明的土地，激励更多的人们去追寻历史、创造未来。

榆社县人民政府县长 卫明喜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于榆社

# 目 录

<b>第一章 榆社方言概说</b>	1
1.1 历史沿革	1
1.2 地理人口概况	3
1.3 方言特点和内部差异	4
1.4 本书音标符号	6
<b>第二章 语音</b>	9
2.1 榆社方言的声韵调	9
2.2 榆社方言的儿化和儿尾	15
2.3 榆社方言与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	19
2.4 榆社方言声韵调配合关系	23
2.5 榆社方音与中古音韵的比较	34
2.6 榆社方言的文白异读	55
2.7 同单字表	62
<b>第三章 词汇</b>	101
3.1 子尾	101
3.2 词缀	106
3.3 重叠	119
3.4 分类词表	123

<b>第四章 语法</b>	.....	210
4.1 榆社方言的助词	.....	210
4.2 榆社方言的代词	.....	221
4.3 榆社方言的动补结构	.....	234
4.4 榆社方言的疑问句	.....	242
4.5 榆社方言的“着”字句	.....	248
<b>第五章 语料记音</b>	.....	255
5.1 儿歌和民谣	.....	255
5.2 谚语和歇后语	.....	258
5.3 民间故事	.....	265
<b>后记</b>	.....	280

# 第一章 榆社方言概说

## 1.1 历史沿革

榆社县历史悠久。早在商朝，县境为纣王叔父箕子采邑。周朝属并州。春秋为晋国领地。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先属韩，后归赵。

秦代，属于上党郡。西汉、东汉时名为涅县。三国时，归并州直辖。西晋泰始年间，涅县分置武乡（包括今榆社和武乡县东部，亦称古武乡），首置社城为县治。东晋大兴二年（319），邑人石勒称帝建立后赵，置武乡郡，郡治社城，辖沽（今山西和顺）、涅、武乡三县。北魏延和二年（433），武乡郡改称乡郡，武乡县改称乡县，治所均为社城。太和十五年（491），废乡郡和乡县，治所社城改置南亭川（今山西武乡县段村）。

隋开皇十六年（596），以社城取名榆社，县治亦在社城，属韩州。大业二年（606），复入乡县。义宁元年（617）复原，属太原郡。

唐武德元年（618），改属韩州。武德三年（620），分置偃武县，县治魏城。同时置榆州，领榆社、平城（今山西和顺仪城一带）、偃武三县。武德六年（623）废榆州，裁偃武，仍置榆社县，属辽州。武德八年，改属箕州。先天元年（712），改归河东道仪州。天宝元年（742），属乐平郡。乾元元年（758），属乐平郡改置的仪州。中和三年（883），属仪州改置的辽州。

五代十国时，先后被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统治。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废辽州，降榆社为镇，入武乡，属

威胜郡。元丰八年（1085），复置榆社县，属辽州。金初归河东南路辽州。

元代，属平阳路辽州（后改称晋宁路）。至元三年（1266），并入辽山县。至元六年（1269），复原榆社，始置县治于城关至今。

明代，属直隶州辽州（归冀宁道）。

清承明制，仍属辽州。

民国元年（1912），裁辽州，直属山西省军政府。民国2年（1913），归中路道（驻阳曲县）。民国3年（1914）6月，改属冀宁道。民国16年（1927），山西废道，直属山西省督军府。

民国26年（1937）7月后，日军侵犯山西，为适应战时需要，山西省政府遂于10月将本县划归第三行政主任公署（俗称第三专区）。同时，成立县抗日民主政府（简称县政府），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民国29年（1940）8月，本县划归冀太联办太行区第二办事处。同年9月，划入太行第三专区。民国31年（1942）8月，日军侵占榆社县城后，以县城为界，将榆社分割为两部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在县境以北翟管村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设榆北办事处（俗称榆北县），属太行二专区。民国33年（1944）3月29日，全境解放，复原榆社，属太行三专区。民国34年（1945）12月，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属太行行署二专区。民国38年（1949）5月，归太行行署左权专区，8月归榆次专区，9月6日归榆次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归榆次区专员公署。1955年2月，县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归榆次专员公署。1958年11月，并入武乡县，归长治专员公署。1957年7月，复原建置，归晋中专员公署。1969年6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属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1981年6月，复称榆社县人民政府，属晋中地区行政公署。至1992年底，本县辖北寨、城关（镇）、东汇、讲堂、嵒峪、郝壁（镇）、韩村、云竹（镇）、河峪、白壁、两河口、社城（镇）、西马、银郊14个乡（镇），334个行政村，430个自然村，1个居民委员会。